戏曲讲座挺热 优秀讲师难觅

文体社会

上周末，上海京剧院名丑、郑（法祥）派悟空戏第三代传人严庆谷的“大圣年说大圣戏”在中华艺术宫多功能厅开讲，这也是上海剧协与中华艺术宫共同策划的“四季品剧”系列公益文化讲座今年的第一讲。这几年，戏曲艺术推广普及越来越受重视，各类机构举办的戏曲普及讲座也数量不少，不过从质量上来说却是参差不齐。有圈内人士表示，现在优秀的“讲师”太少，一些演员在台上虽然很优秀，但上了讲台却未必是合格的“讲师”。

“四季品剧”是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去年夏天开始推出的公益文化活动，借助中华艺术宫这样一个上海地标性的文化场馆举办戏曲艺术普及讲座，通过中华艺术宫的网上平台发布信息及接受报名。到目前为止已经邀请了尚长荣、陈少云、魏海敏、张军等名家名角开讲。上海剧协副主席沈伟民表示，“四季品剧”希望能打造成与上海城市相匹配的、比较高端的讲座，成为公共文化的一个品牌，“就像作协思南读书会，做得非常好，我们戏剧这一块也可以借鉴他们好的经验。”

中华艺术宫副馆长李磊表示：“中华艺术宫有一个很大的责任——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绘画，而是文化的概念。”李磊说，中华艺术宫在公共艺术教育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本身的观众流量也很大，不会担心戏曲讲座缺少听众，事实上之前几讲情况都很好。

这几年上海的各种戏曲艺术普及讲座总体上来讲为数不少——其中政府机构层面的东方宣教中心的文化配送，主要针对社区、基层市民；各院团自行组织的下社区、进校园，面向的也是相对固定的社区居民和学校师生；还有像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等，则与演出营销无直接关系且面向公众开放，只不过其中戏曲所占比例实在很小……

有一位圈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少戏曲普及讲座虽然可能内容不错，但形式还有些老套，没有考虑到当下观众的欣赏习惯，难以吸引到年轻人关注。而逸夫舞台的一位责任人则表示，现在戏曲讲座讲得好的人太少了，“有些演得很好，但是不会讲。”既是名角、又擅长讲演，还乐意在艺术普及方面花较多时间的，更是少之又少。

本报记者 **王剑虹**

■ 严庆谷（右二）开讲『大圣年说大圣戏』受到小朋友欢迎 图TP

记者手记

名角不妨当名师

现在戏曲普及讲座真的不少了，不过套路却是大同小异。单纯普及型的，大都介绍下本剧种的基础知识，再加上一些现场演示，有时候连一套像样的PPT都没有，这样的普及讲座想要吸引新观众，很难。而那些与演出密切相关的推介性质的讲座，无非介绍下主创，讲述下创作过程，重视点的，会有主创出来讲讲塑造角色的心得，甚至现场唱上一两段……

优秀的演员未必是优秀的“讲师”，而普通演员又缺乏号召力，除非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讲师”，有非常吸引人的讲演内容。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戏曲推广讲座要靠量“铺出来”，并举了张军为《春江花月夜》开办了二三十场讲座的例子。今年东方艺术中心的“名家名剧月”总共15台演出，安排了9场讲座，半数以上的演出选择讲座这种形式来推介自己的剧目，普及本剧种的知识。

逸夫舞台方面干脆让记者给他们推荐些好的“讲师”，并表示作为一个以戏曲演出为主的剧场，其实他们很希望能推出成系统有规律的戏曲普及讲座，但是讲得好的人真的太少。

王剑虹

『陈古魁艺术展』元宵结彩

■ 陈古魁雕塑作品《友谊》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是元宵佳节，上海图书馆迎来了著名雕塑家、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陈古魁的艺术回顾展。

陈古魁曾创作出许多普通百姓熟悉的公共雕塑，他的作品巨幅浮雕《上下五千年》陈列在上海图书馆目录大厅，从1996年淮海西路新址开馆至今，无声地陪伴了数以万计的爱书人。而上海博物馆门口形态各异的石兽群雕、龙华烈士陵园纪念碑、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主碑雕刻等也是陈古魁先生的代表作品。许多耳熟能详的名人如赵超构、张乐平、刘海粟、齐白石等人像雕塑，也是出自其妙手。

自幼习画的陈古魁，“文革”时期因摹刻图章“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漏刻一个“疆”字而横遭牢狱之灾，蒙冤10年。重获自由后，陈古魁再次拿起刻刀画笔，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艺术探索中，由此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雕塑作品。

这次展览展出陈古魁的大量精品佳作，内容涵盖国画、瓷艺、油画、雕塑等。陈古魁认为，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是一样的，只是形式、材质、手法不同。已有60年艺术创作生涯的陈古魁至今孜孜以求。在开幕仪式后，陈古魁还向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捐赠了浮雕“上下五千年”的设计手稿。

此次展览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上海油画雕塑院共同主办，展期持续至3月7日。

■ 彝族姑娘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弹眼落睛 图 新华社

我在现场

“葫芦笙一吹 脚板就发痒”

——云南永仁元宵“赛装节”侧记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日，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直苴村一年一度的节日——赛装节。昨天，在这个世界最早的乡村“T”台上，男女老少穿着自己亲手绣制的盛装对歌跳脚，一展风姿。

“高山顶上茶花开，阿哥阿妹跳脚来，跳脚跳到黄昏冒，跳脚跳到太阳照。”昨天一大早，彝族的姑娘们穿上一年来精心绣制的服装服饰，一路打闹嬉戏，从四面八方的山间小路来到位于永仁县直苴村的赛装场。三五成群的彝族小伙子也吹着葫芦笙赶来了。赛装场上，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鲜艳服装，刺绣阵阵细腻，线线密匝，放眼望去，简直就是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直苴地区民间有句俗话：“葫芦笙一响，脚板就发痒。”合着欢快的歌声，96岁的李福么和一群老姐妹们，跳着跳脚舞。她是今年赛装节上年龄最大的，这也是她第90次参加赛装节了。她身上穿的，正是自己花了一年时间，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行头。自从8岁那年学会彝绣后，每年的赛装节上，她都会为自己绣上一套“时髦”的绣花衣裳，和姐妹们一起欣赏交流，比赛谁的服装最美，谁的手艺最高。17岁那年，李福么在赛装节上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她的秀美服装打动了阿哥的心。

赛装场，除了赛装展示服饰之美，还是彝族青年男女传情递意、谈情说爱的好场所，在李福么和几位长者带头跳上几转后，年轻的姑娘们开始慢慢加入跳脚舞行列，许多姑娘一天换好几套艳丽的服装来展示。青树下，老人们搭起无数帐棚，烹煮着食物，为自己的姑娘守护着服装。赛装场上，小伙子在这个时候就会仔细地观察场上的每一位姑娘，看看谁的手巧、绣得好，能成为自己的意中人。

云南永仁的直苴彝族赛装节至今已经延续了1300多年，因为彝族小伙子们会在这一天挑选心爱的人，所以赛装节也被称为彝族的情人节。

本报记者 **王瑜明**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今日电）